



最後的港灣

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
陳芷敏（中六）



甫踏進爺爺居住的棚屋，一股熟悉的鹹魚味立刻撲鼻而來。看着曾經熟悉的裝潢擺設，我想起了從前暑假與爺爺共渡的快樂時光。回頭看爺爺如數家珍地把物件一一放進紅白藍膠袋，我不禁懷疑我們要爺爺遷出的決定是對是錯。

生在漁民家庭，爺爺從孩提時代便一直居住這小小的棚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伴着海濤聲入睡，聽着海浪聲醒來，不論是晴空萬里的大好天或是狂風大作的颱風夜，這一方天地幾十年來一直是爺爺最舒適的港灣，他甚至希望自己在耄耋之年能倚在那張藤椅中沉沉睡去，迎接自己的落日之時。可

是，上天總是不遂人願，年邁的爺爺因為早年受傷種下風濕的毛病，每到潮濕多雨的季節舊患總會令他痛徹心脾，而住在海邊更是令舊患越加頻密的發作。父親每每思及年紀老邁的爺爺住在醫療設備落後又人煙稀少的小島，便會緊皺眉頭，擔心爺爺一旦出了意外會無人發現釀成憾事。故此，父親最近一直極力游說爺爺遷出大澳，與我們同住，好讓我們貼身照顧他。爺爺固然知道自己身體狀況不佳，亦樂意與兒孫同住共享天倫之樂。可是，每每思及自己在這個家留下的回憶和跟鄰舍建立的深厚感情，總是讓爺爺感到萬分不捨以致無法踏出離去的腳步。這事本因為爺爺的意願而擱置了下來，直到最近爺爺不慎因地滑摔了一跤，再次勾起父親心中的憂慮，爺爺的態度亦軟化下來，讓他終於同意遷出故居與我們同住。

原來以為爺爺與我們同住有人陪伴會更加高興，豈知卻讓他大感不適應。關顧我們感受的爺爺固然沒有向我們傾訴，可是看他常常遠眺窗外風景，默然不語，我便知他是掛念故居。剛遷到市區的爺爺其實處處感到不便，大都市的生活模式—從大廈的密碼，陌生的鄰居，到充滿廢氣的嘈雜街道，全部與世外桃源般的小島生活大相逕庭。我想，爺爺或許能從每晚晚飯一家人暢快聊天的時刻獲得歡樂時光，卻擺脫不了適應新生活的疲憊感。眼看爺爺日漸失去昔日海上人燦爛爽朗的笑容，變為一個悶悶不樂的老年人，我決意與父母商討改善爺爺狀況的安排。之後，在我們與爺爺一番詳談中，爺爺坦誠他確實是不

適應煩囂的都市生活，期望在悠閒的步伐中渡過自己的晚年。在一番衡量之下，父親決定在幽靜的地方找一間護老院，讓爺爺得到專業的照顧之餘亦不必重新適應都市生活，並打算每兩個月與爺爺回大澳一次，讓他與老街坊聯誼，稍稍紓減他的思念之情。

今天又是爺爺回大澳探訪的日子了，甫下船我們便聽到鄰舍熱情的招待聲。「老原，你又帶着兒孫回來了？你真有福氣呀，他們都這麼孝順。」「是呀是呀！」爺爺眉開眼笑的一路上與鄰居聊天，半年前離別故居的不捨模樣不復存在。在熟悉的鹹魚味中，我們開始了愉快的一天。